

走进安庆市社会(儿童)福利院龙山特殊教育学校,我被一个手拿玩具、木木地站在那里的孩子吸引了,他干净清秀,两岁左右,像若有所思,又像是很茫然。我蹲下抱起他,他没有任何举动,手里还是攥着玩具,面部没有表情,也不抗拒,倒是旁边有一个孩子张开双臂嚷着要我抱抱,我只好把怀里小孩交给老师,抱起膝下的孩子。逗玩了一会,老师过来接过怀里孩子,我与随行的江院长走出学校。之后这个孩子身影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,老师说这个孩子患有自闭症。早年我在福利机构工作时没有接触过自闭症孩子,看到龙山特殊教育学校有一群这样的孩子,心中不免泛起难以名状的涟漪。

自闭症医学上称为自闭症谱系障碍,是一种先天性的神经发育障碍,是遗传与环境共同作用导致神经发育异常。通俗讲是孩子先天携带了某些易感染基因,在胎儿大脑发育的关键期,遇到了特定的环境风险,从而影响了大脑神经网络正常构建。它通常在婴儿时期发病,其核心特征主要表现在社交沟通与互动障碍,兴趣狭窄与重复刻板的行为。这个孩子曾经在一个家庭寄养,家长发现异常,经省立儿童医院检查患有自闭症,寄养家庭无法面对又送回福利机构。

自闭症的孩子被称为“星星”,这是源于台湾一部公益纪录片《遥远星球的孩子》,他们把自闭症孩子比喻为充满诗意的星星,这颗星星在遥远的地方孤零零地闪耀,这个既形象又生动的称呼逐渐被大众和公益组织广泛接受。

龙山特教学校有十几位老师,他们即是老师也是妈妈,江院长向我介绍了叶亚玲老师的感人故事,她是90后,安徽师范大学新闻学学士,毕业后考取街道办事处司法助理员岗位,两年的历程让她逐渐熟悉了人民调解与纠纷化解、社区矫正与安置帮教、法治宣传与为群众排忧解难等工作。

成家后,随着新生命的到来,亚

在通辽小学读书时的一天早上,家里实在没柴烧了,负责烧饭的奶奶急得团团转。爸妈呢,天不亮就上队里修河堰去了,而眼看就要上课,我便空着肚子一路小跑着赶到学校,“饿”似乎也给跑丢了。幸好,在老师进教室前,我溜到了自己的座位。下课有十分钟休息,小伙伴们拉着我到学校天井中一如既往地打打闹闹。

忽然,听到有人呼我的小名。哦,是奶奶,奶奶可是从未出过村头更别说到学校了。学校离我家可有好长一段路,还要翻一座小岗呢!奶奶裹小脚的,标准的三寸金莲,一小脚一小脚地颠到学校,该费了多少力忍了多少痛啊!我赶紧迎上去。只见她用白毛巾层层裹着“农业学大寨”的花瓷钵,捂在胸前。花瓷钵里是喷香的菜,菜下面是热乎乎的饭。见到我,奶奶便拉住我的手不放,说:“奶把今天的早饭烧迟了,你父你妈去队上赶工,我给你送饭来了……饿坏了吧!”我怪奶奶不该来,说自己不饿,何况马上要上第二节课了,哪有时间吃饭?“快趁热吃了。”奶奶死拽着我,生怕我溜走。我犟着不吃,要她把饭带回家。“小伢子一上午不吃饭么样行呢?人是铁饭是钢,莫把我饿坏了。”奶奶央着我,哄着我,非

## ◇ 家园小景

# 愿做遥远星光的守望者

朱湘平



独自开

周文静 摄

玲的内心充盈着前所未有的满足与安宁。在孩子成长过程中,她发现了一些问题,本该到了牙牙学语阶段却沉默不语,眼神清澈却无法与父母交流,不久,孩子确诊是患了自闭症,原本岁月静好的生活,被这个医学结论搅起了波澜。亚玲的脑海里各种问题像动漫一样闪过,多少个为什么,无从解答,迷茫和焦虑笼罩在生活工作中,让她一下失去了方向。

面对孩子,面对生活,亚玲在纠结与痛苦中冷静下来,她勇敢地走进这个未知领域,开始潜心钻研自闭症干

预知识。她翻阅大量资料,学习专业教育方法,给孩子一份科学的陪伴,那阵子,她既是慈母,又是康复师,为孤寂的孩子点亮一盏前行的灯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,亚玲在开发干预教育自己孩子时积累了丰富经验,恰逢市社会(儿童)福利院成立龙山特教学校,需要招聘老师,何不把所学知识、积累的经验帮助患有自闭症孩子?下定决心后,她顺利通过笔试和面试,开启了全新的特教职业生涯。以前是单个面对自己的孩子,进入特教学校却是面对各类智力障碍

程度不同,性格迥异的孩子,这群孩子无法用语言表达,行动存在障碍,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。而一个孩子身后则是一个家庭,作为特教老师,亚玲深知自己肩负的不仅是一份教职,更是一场关于爱与耐心的漫长守望,那些被遗忘在角落里的光需要自己去一盏盏点燃,努力让他们恢复健康进入正常人的生活。

从零起步,亚玲心无旁骛地捕捉每个孩子的每一个细微的表情与动作,读懂他们沉默背后纯真与渴望。课堂上,放慢节奏,反复示范,用最简单的方法传递知识。生活中,悉心照料,耐心引导,帮孩子们学会自理,安抚情绪。闲暇时用心陪伴,试着走进孩子们封闭的内心,“来,我们再试一次,你真棒,再试一次。”这句话,她不知道微笑着重复了多少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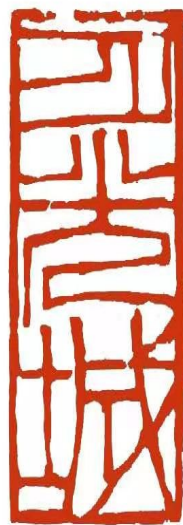
从当初为自己孩子奔波的妈妈,到成为一群孩子的“老师妈妈”,角色转换使亚玲对特殊教育有了更深的领悟,在这里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,没有高额福利待遇,面对这群孩子唯有日复一日的坚守,需要长期、科学、个性化定制的干预过程。通过眼神接触,对话交流,专业器材活动,角色扮演,游戏互动,反复训练,不厌其烦地用爱心滴灌每一棵孤寂幼苗,静静呵护守候他们成长。从懵懂抗拒到主动亲近,从生活不能自理到学会独立生活,孩子们的每一点进步,哪怕是传递一个眼神,张口举手表达一个愿望,都会让亚玲和她的同伴们感到欣慰和鼓舞。

从理想做一名记者,到基层普法,从焦虑母亲到特教老师,人生的每一次转身皆因爱而起,因爱而坚定。上善若水,温柔却有穿透岩石的力量,亚玲和同事们用青春和泪水在封闭孩子的宇宙里点亮了一盏明灯。在特教学校的每一天,这群孩子的眼神都是纯粹干净的,笑容都是简单快乐的,老师和孩子们在互动中相互感染,孩子在康复中看到希望,老师们在教育过程中几经洗礼的心灵,亦愈加澄澈明净。

说着,就从包里拿出来,揭开一层油纸,黄灿灿的油条就展现在我的眼前。“炸油条的今天又来村上了……我也炸了……你尝尝。”说着,妈妈就把油条擦到我手上。我看那油条,脆脆的,还冒着丝丝热气。“别人家的孩子都尝了,你也尝尝……趁热吃。”我接过油条,一根到嘴,很快就风卷残云了。我可是第一次吃油条啊!实在过瘾。“妈,这根你吃吧!”我递过去。妈说:“我吃过晚饭了,吃不下,你全吃了吧,正好晚上上自习打个尖……”我看不见妈妈憔悴的眼里流出了欣喜。

妈妈,您昨晚一定没睡好吧!

岁月如水,一转眼,我退休后随孩子来上海就快一年了。春日,在小区花园里散步,阳光透过新绽的枝叶缓缓照过来,多像奶奶和妈妈温暖的手啊!



## ◇ 儿女情长

# 小脚奶奶赤脚娘

芮立祥

要我吃下。许多同学好奇地围上来看班长的热闹,我的脸唰地全红了。倒是老师体贴,及时赶出来。“我姓郝,叫郝转英,芮家新屋的,是某某某的奶奶……不好意思,来打扰了啊!”奶奶尴尬地笑笑,小学生似的赶忙向老师介绍着自己这不速之客。“都怪我,今天我家里的那个牛屎耙耙回潮了,火烧不起劲儿,硬是把早饭烧迟了,小孙子没吃饭就上学了……”老师对奶奶点点头,转身对我说:“赶紧到办公室把饭吃了,等会儿上课,没事……”老师发了话,我也僵不住了,于是引着奶奶到老师办公室,三扒两口就干完了。那饭菜,特香,奶奶一定是特别加了餐的。奶奶微笑着看我把一瓷钵饭菜吃得像洗过一样干净,又笑盈盈地目送着我飞进教室。

山路弯弯,奶奶一定是急急地烧好饭,顾不得吃一口就火急火燎地赶了这么长的路送来,奶奶,您饿坏了

吧?脚痛坏了吧?

读初三时,在河镇初中住宿。一个周末放学回家,正赶上有人来村子里炸油条,现炸现卖。那喷香橙黄的油条,十里飘香,诱人垂涎三尺。油条下乡倒是件新鲜事儿,于是,全村人里三层外三层地围过来。条件好点的人家便大声张罗着左邻右舍买了尝尝。拿到油条的小伙伴更在众目睽睽之下夸张地咀嚼着,喃喃着“好吃,真好吃!”一副趾高气扬劲儿。妈妈问我吃不吃,我说不吃。妈妈也没有说什么,悄悄拉我忙事去了。爸妈养着爹妈和我们姊妹几个,还供我们上学,很不容易,哪里还有什么闲钱买东买西?我是弟兄姐妹的老大,最懂!

第二天下午放学后,我在宿舍里正准备去食堂打饭,忽见妈妈来了,她赤着脚,是从几里外的老家特地赶来的。我问:“妈,您咋来了?”妈笑笑,说:“我来送两根油条给你尝尝。”